

【第 22 屆臺大文學獎決審會議紀錄】——小說組

時間：2020 年 5 月 19 日（週二）13:00-15:00

地點：中文系會議室

主席：高嘉謙

評審：黃錦樹、張亦絢、鄭穎

紀錄：林文心

整理校對：許佩君

【入圍作品】

| 編號 | 作品名稱      | 編號 | 作品名稱 |
|----|-----------|----|------|
| 1  | 鯉魚        | 11 | 氤氳   |
| 2  | 山村、湖與木雕師傅 | 12 | 姜    |
| 3  | 野人        | 13 | 復活   |
| 4  | 病族缸       | 14 | 祖母   |
| 5  | 你的房間      | 15 | 遠方的熊 |
| 6  | 地中海漁夫     |    |      |
| 7  | 拜天公       |    |      |
| 8  | sombisori |    |      |
| 9  | 記憶作為艱難之事  |    |      |
| 10 | 鬼         |    |      |

### 【整體閱評心得】

高嘉謙：今天的流程會先請各位評審談一談閱讀全部作品以後，比較綜合、全面性的心得，接下來再逐次投票。先請張亦絢老師談一下整體的印象？

張亦絢：整體的印象是：書寫的方向跟素材相當多元，很少有重複的篇章。相較於我在其他校園文學獎看到的，多樣性很足夠。而且可能因為是決選的關係，其實大部分的作品就算外於比賽都還有獨立的價值，有一些我沒有選中的作品，都還是有一些段落或局部蠻衝擊到我，或讓我印象深刻的。

我觀察到一個比較明顯的現象，這次在處理比較有歷史背景的作品，或個人史的作品都很多，其中很多作品都關乎記憶，甚至有些直接在標題上點出來了。這無論是個人還是歷史當然都很重要，可是我發現，處理歷史記憶的作品其實在技巧上還不夠穩健，作者找到的呈現方式，或者對文學語言、技巧的掌握，比較沒那麼駕輕就熟，這是很可惜的。不管最後有沒有被圈選，我還是想特別提醒，其實是很高興可以看到這樣的嘗試，也希望可以有比較完整的表現；但是感覺上，這次是處理個人性的作品，比較能把文學技巧的長處發揮出來。

另外補充一點，這次看到很多作品會覺得，作者有很好的構想，讀作品時，會覺得有些作品甚至在題目上就已經把構想點出來了。可是問題是，在讀小說的時候，當我覺得構想比內容好的時候，是會失望的；應該要反過來，內容要比構想來得更更有活性，這是這一次我選跟不選之間最大的差別。

鄭穎：這次是我第一次擔任臺大文學獎的評審。我很驚艷，這批作品大約放在一般校外的文學獎，完整度也都非常好了。在剛開始看的時候，當然還是會覺得某幾篇作品有固定的腔調，這個腔調是，彷彿在故事之外還要很囁語、很意識之內的聲音，這樣的作品還是有；可是後來看到有幾篇是，作者好好地說了一個故事，以閱讀者來講，那是很滿足的。

再來是，像反送中還是出現了。也就是說，有一些議題，正好切合了我們這個時代正在面臨的處境，這些在作品中也可以看到。只是可能在處理時，可能閱讀上會讓人意猶未盡，或者說不到位的部分，會讓人感覺，這畢竟還是三十歲以下的作者寫出來的文學作品，有一些生活經歷的實質感沒能夠寫到位。除此之外，可能這些學生，或許閱讀量也夠，所以在面對很多結構或是技巧的時候，也都能夠做到。整體來說，我很享受這次的閱讀經驗。

黃錦樹：我的感想跟兩位評審差不多，畢竟是臺大，有幾篇作品的確是非常成熟的。不過可能是因為決審要湊 16 篇，所以當然還是有一些很不成熟的——開個玩笑。（笑）

### 【第一輪投票】

高嘉謙：謝謝三位評審。接下來我們進行第一輪投票，請各自選出六篇作品，我們再逐一討論。

（第一輪投票結果：〈鯉魚〉2 票，〈病族缸〉2 票，〈你的房間〉2 票，〈地中海

漁夫〉1票，〈拜天公〉1票，〈鬼〉2票，〈姜〉3票，〈復活〉2票，〈祖母〉1票，〈遠方的熊〉2票)

### 【一票作品討論】

#### 〈地中海漁夫〉

黃錦樹：這篇其實寫得非常抽象，我完全不堅持。他有點像我認識的一位作者，寫作風格充滿了異國情調，看到時蠻訝異。裡面寫到球場，但到底是什麼球？看的時候不太清楚，人際關係也非常抽象，情節也不太合理。不過顯然作品中有一些小說的思考，語調是非常童話的，可能是一個蠻老練的寫手。只是有一些細節真的搞不太清楚，有的人名、細節不知道在講什麼。我覺得他是有經驗的、有企圖心的，或者說，知道小說是什麼的；不過他有點玩過頭了，玩到可能不知道自己在寫什麼。

張亦絢：〈地中海漁夫〉對我來說太中規中矩了。剛剛錦樹談到那個抽象的東西，我覺得作者其實是要談一個符號的問題，就是說，要談一個在符號裡迷失的東西。他的企圖心很完整，只是相較於我看過的這個類型，沒有那麼突出。

黃錦樹：這作品很怪，他拒絕符號，但從頭到尾都很抽象，所以從這邊反而可以看出企圖心。但也因為太抽象了，我有點懷疑他知不知道自己在寫什麼。

鄭穎：這篇很怪，作者好像就任著自己去發展，跳躍得也很快，我覺得很像夏宇的詩。只是那個跳躍快到，在讀到後面甚至是看完的時候，會不知道他的全體到底是什麼，所以我當時沒有選他。

#### 〈拜天公〉

鄭穎：這一篇完完整整說了一個故事，他也沒有真的什麼跳躍，就是兩個切面。一個是用拜天公，那個很喜慶的部分去問：家族感在哪裡？就只是一個歡宴的場合嗎？可是在另一面，是有存活下來的倖存者，在記憶深刻的地方去壓著他。敘事沒有真的跳躍，但好好的把一個故事說完整了。而且我覺得要掌握很多歷史還蠻為難的，但他老老實實寫了。所以他是在我的排名蠻前面的一篇。

黃錦樹：這一看就知道，是馬來西亞同鄉寫的。他文字蠻流暢，也看得出來下了很大的工夫去完成。現在離日據時代已經非常遠了，作者寫一個日據時代的故事很有勇氣。但最大的瑕疵是中間有一段用第一人稱，但原本是用第三人稱，這個敘事觀點的轉換完全沒辦法說服我，要是有機會應該要告訴他，應該要用統一的觀點把故事講完，就會好很多。這個轉得太硬了，完全沒有理由，可能就是方便作者講故事而已。只是，作者已經下了這麼大的功夫，在文字方面也沒有任何問題——不像〈地中海漁夫〉還有錯字，這作法就像下了一個很大的賭注，突然間轉換觀點，到最後一段才回到第三人稱。這對我來講不能接受，所以我沒有投給他。

張亦絢：我倒是跟鄭老師有一點感覺上不同，這點也想請教錦樹，你覺得這篇

提供的歷史資訊是適中的嗎？因為我在看的時候覺得有一點少。

黃錦樹：還好，他可能該要有些意識，像什麼是「新村」，對我們來講可能是老生常談，但作者或許沒有考量到臺灣讀者的問題，有機會應該要提醒他一下。馬來西亞同學在臺灣參加文學獎，這些名詞可能自己要加個註，包含「抗日紀念碑」，或「巴東」這些地方。

張亦絢：我自己有一點在了解馬來西亞的歷史，但我在想，小說跟讀者交流的時候，可能要更有小說的方法。

黃錦樹：對大馬華人讀者不會是問題。

鄭穎：對我竟然也不是問題，因為澎湖跟馬六甲很像。

黃錦樹：對，這是閩南人的記憶，包含墳墓的形式等等。

張亦絢：我會覺得，進得來這篇是因為我有另外做過功課了，所以會比較期待作者有更多的表現。

黃錦樹：如果他的預設讀者是大馬讀者的話，寫太多歷史反而吃虧。所以在這點上是有困難的。我沒辦法接受的部分，還是在第一跟第三人稱的轉換。

張亦絢：雖然我沒選這篇，但想要補充一下他的優點，他寫到一件蠻好的事，就是要小心集體的記憶，可能會有欺騙性。要保存個人記憶，這個東西他處理的蠻值得分享的。

### 〈祖母〉

黃錦樹：這個我是亂勾的。我本來也要勾〈你的房間〉，但我知道你們一定會勾，所以我就挑別篇。〈祖母〉這篇的長處跟短處都一樣，就是寫得比較短、像散文。讀這篇我會想起童偉格的某些小說，只是作者寫得太短了。短的好處就是很集中、感情飽滿；但壞處就是，好像什麼都沒有展開就結束了。比較上還是像散文的格局。

鄭穎：我也覺得這篇很散文。

張亦絢：我想要補充一個綜合的點，這次也是有比較散文化的小說作品，其實我認為小說的形式是很豐富的，可是一旦你決定不要集中在情節的時候，會常常忘記還有很多簡單的、累積的形式，比如說日記、信件，甚至可以寫一個箴言體。還是有這種形式的東西，能夠使非情節中心的作品更讓人有感受，但這次比較沒看到懂得運用這種技巧的作品。我想〈祖母〉這篇就是。

黃錦樹：這篇他好像是故意寫得不像小說，如果跟〈地中海漁夫〉比起來，差異就很明顯。作者好像在說：我就是故意不要玩任何像是小說的東西。這反而可能是長處，但在文學獎中一定吃虧。

## 【二票作品討論】

### 〈鯉魚〉

張亦絢：這篇我蠻肯定的，但其實沒有在我很前面的排名。我給的評語是說，鯉魚的意象給得很適中，整體描寫小事件的部分也都很沈穩，有感人的力道在。但是中間有幾個東西有點暴衝了。我很喜歡最後的結尾，我認為小說中有些省略很好也有必要，但在處理女同學嫌惡的眼神那邊，一直到最後說要報警，這究竟是一個進入妄想的狀況，還是霸凌的狀況？我覺得作者沒有把層次處理得很清楚。因為那個學妹其實原本還有跟主角講話，似乎還蠻友善的？所以這裡有一點層次亂掉的問題，是一點敗筆。不過整體來講，可以看出作者非常有寫作潛力，也很用心。

鄭穎：我今天坐在這裡的時候，突然意識到一個問題：似乎評審也很難自外於自己的經驗。我作為評審，還是會被我熟悉的場景觸動，而〈鯉魚〉正好寫的背景是一個中文系的人，作者去調動到的場景對我來說是很熟悉的。甚至對於我來說，當我自己也帶有一種憂鬱症體質的時候，我對於作者寫的很多東西，是可以理解的。像剛剛張老師所提到的學妹的眼神，那裡面其實有很多是內心自己在推演了，不見得是真正發生的。我好像自己在作品之外，又給了很多想像，不確定會不會是問題？但這篇我很喜歡的部分是文字很洗鍊，好幾段中氛圍也掌握得很好。裡面有一段，是診所的水族箱醜陋的魚是生不如死的。

張亦絢：那段的暴衝就很有道理，非常的順暢、有表現力。

鄭穎：對，所以最後我覺得很像在讀《金閣寺》，那個美的存在、光的極豔，那個豔麗到底是什麼？其實必須要把那些東西都扼殺掉了，才會知道「你」在哪裡。所以這篇我很喜歡的一篇。

黃錦樹：我沒有選這篇是覺得太簡單、留白留太多。這個張老師剛剛也有提到。其實有些地方可以鋪陳、展開，但沒有。這篇跟〈病族缸〉相比就很明顯。敘事者跟學妹就是一對一，〈病族缸〉反而是一個多角的關係，在處理上會難很多。這篇的毛病可能跟〈祖母〉類似，當然〈祖母〉比較單純，這篇有刻意在寫小說，只是我覺得他漏掉了很多中間環節，變成是大量的留白，該心理刻畫的部分都省略掉了，直接導到一個兇殺，好像太快到結論了。

### 〈病族缸〉

黃錦樹：張亦絢老師沒選這篇，要不要先講？

張亦絢：好。其實有點像是〈病族缸〉跟〈鯉魚〉相比，這篇是沒有什麼大差錯，所以我也沒有反對的意見，只是我覺得，就寫得好的部分來說，〈鯉魚〉要讓我覺得比較出色。

鄭穎：像這種文學獎要去預設作者嗎？因為我在看的時候，會覺得他在處理一個，我們翻開新聞都是這類的，一個自己照顧母親，並且身份角色在多方轉變。因為他要去應對的是一個——我個人覺得很有趣的——一個朋友的存在，然後還有女友的存在也是。作者好像都沒有寫到病體，似乎只有母親是生病的，但其實他面對的每個人都是不同的病體，所以我認為這一篇找到一個巧妙的中間

轉介，就是魚缸生態，當然也是自己的寄託。這一篇我很喜歡，可是當中有一個，反而是當母親說：「你都在照顧魚缸而不是我。」我又覺得寫得太白了。

張亦絢：鄭老師提到這個太白的部分，我也有點覺得。這篇當中有蠻多的辯論跟翻轉刻板印象，但都是那些太白的東西，使得最後力道就有點散掉了。

黃錦樹：他可能怕讀者看不懂？跟〈鯉魚〉比起來，這篇的複雜度差很多。這已經是很成熟的作品，已經是個寫小說的、年輕小說家的作品。作者知道要用什麼裝置進去，投注在每個不同的病體，讓一個隱喻就可以作多功能使用。我、女友 M、朋友小周、媽媽，每個人都有病，每個人病的狀況都不一樣，也不用特地去寫。所以講白，其實也沒有很白，就是集中在那個魚缸，用這樣一個，比較籠統、不很清楚告訴你到底在隱喻什麼。女友的部分、小周的部分其實都寫不多，寫最多的是媽媽，所以前景跟背景還是有層次的差別。我覺得這位已經是老手了，跟〈鯉魚〉比層次完全不一樣。

### 〈你的房間〉

張亦絢：這篇是我蠻高分的作品，作者是用潑濺的方式寫愛慾的漲退潮，他選擇了這樣印象式的寫法，讓愛慾的強度、轉弱跟不知所措，每個東西都能夠恰如其份的表現。這篇是我的前三名。

鄭穎：那張老師會不會覺得，他在房間裡面母親與女兒衝突的那段，又寫得太媚俗？就是說，好像勢必每個母親在面對孩子的性向問題的時候，就一定要用這麼八點檔的方式去處理嗎？

張亦絢：你指得是按摩棒那一段嗎？

鄭穎：對。

張亦絢：那段我其實有受到一些影響，當《性意思史》這本書出來以後，會有很多女生來跟我分享，我非常驚訝是，她們其實是想被媽媽抓到的。所以，這個情節比我想像的普遍，所以我比較不會把這段視為八點檔，這個東西是一個，怎麼說？那就像是：我沒有其他更好的方式來點破、來跟媽媽對話。所以出此下策。

鄭穎：那大部分的母親，在面對這種事件的時候，也一定都是暴怒嗎？

張亦絢：其實這篇作品不是譴責媽媽的意思。我覺得從頭到尾那個媽媽的東西，是有一點像是個人的神話：怎麼樣去重新拾回這些記憶？

鄭穎：這篇我也有選他。我覺得層次的反覆，跟房間的進出也都處理得非常好，恐怖感跟驚悚感都有寫出來。只是唯一我比較疑惑就是剛剛說的那個情節。好像每次都要鋪陳、鋪陳，然後到一個點，一定要用衝突作為爆發，好像小說必須每次都要這樣，沒有其他方式？不過這篇我也是有選的。

黃錦樹：我猜其他人會選這篇，我就沒選。這在某種程度上是「政治正確」，跟反送中那篇一樣，只是這篇是性別上，或者說性認同上的政治正確。從小說來講，這篇當然寫得很爆裂，這種的敘事文體都比較爆裂，會用一種類似於精神分裂式的處理方式，幾個人稱可以代換、自我認同也很不確定。

張亦絢：是一種很混亂的狀態。

黃錦樹：但我不知道除此之外，有沒有什麼新的東西。這可能變得有點像是這種書寫中的常規程序，就像那些寫政治的、歷史的會有常規程序，這是另外一種，所以我才有一些保留，才故意沒有選。

張亦絢：我覺得像是寫混亂啊、昏沈啊，作品裡面有一個愛慾對象可能是自殺或者嗑藥什麼的。我是認為，這些東西作者不是用一種細節的寫法，反而是印象式的，這其實蠻成功。所以在同類型的裡面，我覺得還是有做出不同的成績來。

黃錦樹：如果跟〈病族缸〉比起來，我覺得這篇就是差一個魚缸。這個房間是抽象的，前面那篇有個魚缸，可以去跟所有東西保持距離。從技術上來講的話，用病的語言去寫是一種方式，這我知道，但也可能導致模糊。

張亦絢：所以這就是看文筆功力，這樣的寫法寫得不好就會非常不好，但是〈你的房間〉我覺得是在這個類型裡，比一些已經出版的作品還寫得好了。

### 〈鬼〉

黃錦樹：你們應該都有看過吧？是枝裕和有一部電影叫《無人知曉的夏日清晨》，這篇是同樣的題材，是相當成熟的小說。作者應該預設所有評審都看過這部電影，但他還敢寫，這個勇氣就不容易。這當中有一些很有趣的辯證，包括真的孩子還有假的孩子，刻意用那個敘事觀點，然後互相歸罪，用一種心理張力去問：真相到底是什麼？我覺得談真假孩子是很有趣的，然後故事裡的人死了，沒有機會說出來誰是假的。這是有點怪異的辯論，但很難得，讓整個敘事有一種獨特的深度。

鄭穎：這篇我也很喜歡，但就是一一直被電影影響，因為導演鏡頭很好，全部在朦朧的光影底下被曝曬的感覺非常好。但小說中這位 16 歲的少年又非常具象，好像一直走到鏡頭的前面來，這會干擾。這個 16 歲的少年該有的成熟度，又考量到他一直進出觀護所，而且好像只有他從頭看到尾，又同時是施暴者。但是後面又有一個翻轉是從弟弟的角度來看這個哥哥，所以這裡真的有很多觀看位置在變化。

黃錦樹：這個觀點，就一個小說來講，是很成熟的。所以也是一個很老練的寫手。

張亦絢：〈鬼〉是我的第一名。我也是立刻想到《無人知曉的夏日清晨》，但還有一部叫作《人造天堂》。日本在這方面已經發展了很多，不管是紀實還是虛構的，所以作者還敢寫，是真的很勇敢。這篇真的很有獨特性，在這樣的主題裡，像貧窮、缺乏教育、黑孩子、弱勢母親這些都是，但作者故意處理在一個有錢、有房子住的情境，反而使得整個遺棄非常徹底。我很同意錦樹，那些觀點的辯證都不牽強。

有一段寫：「兩個小孩子深居簡出」，小孩子怎麼會深居簡出？作者這一用，就是小說語言，就是要用「錯」的。有些剛開始寫小說的人會用正確的語言，反而不懂得運用語言的靈活度來達到效果。作者最後的翻轉其實是非常驚

人的東西，整個小說最大的優點是：他沒有去疊床架屋。這樣一個主題其實可以發展很多，像法庭啦、社會怎麼想啦、丟垃圾的時候怎麼樣的，但他全部沒有。作者知道自己要處理什麼，就集中的處理。所以我是把他定位在童話寫實，而不是單純的寫實，可是這個童話寫實發展得非常極致。最後那個發展，其實我們都不知道所有發生的事在最後究竟是怎樣，都只是「可能是」而已。但問題就是這個「可能是」帶來的思考向度非常驚人。像是，如果老大其實是希望用小孩的哭聲來改變狀況，那意味的是什麼？意味著老大已經大到不會哭了。所以這個揭露性、批判性非常非常尖銳，很驚人，在處理相似題材的作品，甚至兒童福利相關的議題中，這篇要談的問題其實非常嚴重。

### 〈復活〉

張亦絢：我還蠻喜歡〈復活〉，其實他是一種很不飽和的書寫，很多地方其實沒有陷入，沒有那種「必須交代一個情節」，都沒有。主要就是家族史中有一個空白的東西，這個主述者他如何用一個有點距離，又有點童心的方式，去處理這個空白所帶來的傷害跟失誤。這篇不是我的前幾名，因為我覺得有些地方還是一點點刻板。

鄭穎：這篇我在看的時候一直覺得有種，好笑？但這個好笑不是真的好笑，因為這件事情好像有點荒謬，人真的會復活嗎？然後那個爸爸到底以前是做什麼的？是間諜嗎？不是的話到底是什麼？他也沒有真的去寫，所有的事情都有種，好像「生活就是這樣」，走了就走了，沒有人說出真相是什麼，那位同學也是這樣的。可是在閱讀的過程裡，會讓人有一種疑問：這整件事到底是這位孩子的胡思亂想，還是是是什麼？看完會有種淡淡的憂傷，好像人生就是這樣。這也是我選他的原因。

黃錦樹：我不選他有一個重要的理由，這個題目要成立的話，他要不然必須是幼童觀點，要不然就必須是精神分裂，或說發瘋的觀點。作者選擇了小孩子的視角，整個語調都是小孩子的，也只有小孩子會把這種狀況看作是復活，可是都四十幾歲了，還要怎麼小孩子觀點？第一句就寫說：「都四十幾歲了，還有多少年可以鬧彆扭。」他在跟讀者鬧彆扭。

張亦絢：這個設定我覺得沒有必要。

黃錦樹：這一設定整個「復活」就垮了。都四十幾歲了還什麼童稚觀點？

張亦絢：我是覺得這個設定沒有很必要，倒是也沒這麼憤慨。

黃錦樹：你如果要復活，從小就用一個童稚觀點，小孩子懵懵懂懂，半清不楚，但顯然這樣就沒辦法寫到成長。我們騙很小的小孩子才會說人復活了。

張亦絢：我覺得這個不是相不相信的問題，而是說這個處境，他大部分的狀況都是被動的。

黃錦樹：生命中的某些時刻，會接受人復活了，就像前面的〈鬼〉，但成年之後慢慢就會知道一些東西。這篇沒有這樣的過程，他第一句話就講完了，就是在跟我們鬧彆扭。

鄭穎：我被說服了。

### 〈遠方的熊〉

黃錦樹：這篇跟〈鬼〉、〈病族缸〉一樣，都是很老練的寫手寫的，作者已經很會寫小說了，是青年小說家的作品。這篇幾乎是很荒謬的。寫人去扮演熊，我還是第一次看到。好像有人會說中文系、哲學系畢業沒有出路，就去動物園扮演熊？（笑）

張亦絢：這個時事我有跟到，可是應該不會有毀謗動物園的問題，因為動物園沒有請人，是熊真的會站起來。

黃錦樹：從寫實的角度，扮熊在技術上是有一點困難，半熊半人怎麼尿尿？會有這之類的問題，但是作者就不管三七二十一，總之就是操作下去，用了一種讓讀者可以信以為真的方式，然後透過幾個來來去去的人物，作為參照。其實內容也可以視為一種很傷心的傳統，就是女友離開他了，但他用很飽滿的細節，各式各樣地穿插。

鄭穎：這篇我最喜歡的是那個，明明知道他朋友正在扮熊，還來看的那個朋友，竟然連這個都入戲了。

黃錦樹：這很有戲謔感，包括有一個人叫薛定格，薛定格沒養過貓。這就是剛剛講的，完全是小說的語言。這篇裡面蠻多這種東西，很內行。這部分就是在跟預設的、像我們這樣的專業讀者開玩笑、做互動。就一個校園文學獎來講，已經是非常好的。

張亦絢：這篇是我的前三名，因為這篇就是，小說就是寫得好。當然基點可能很俗爛，就是失戀而已，但當小說裡，跟那個女人說：「你一定不會幸福。」這反而是好玩的、有趣的。把人放在頭套裡最近非常多，動物園小說也有一個傳統，像以前吳永毅的〈新來的獅子〉，不過那種通常是比較著重在受挫跟不公平的部分，這篇比較回到內省的東西。小說寫得非常好，沒有任何缺點，但當然也沒有去挑戰任何新的東西。而且這些技巧都是一直累積下來，就是一個，學得很好，但還是有自己的表現方法的作者，所以這篇我應該是一定會選。

黃錦樹：我覺得敢用這種方式來寫失戀很不容易，而且是用一種比較鬧劇的、歡樂的方式來寫一個蠻傷心的故事。

張亦絢：其實角色還是有接受這件事。

黃錦樹：而且裡面有很多細節，包括那個熊皮聞起來臭臭的、像章魚，類似這種感覺都非常特別。這種技術我們都非常熟悉，包括動物的對比，或者薛定格跟貓，看到薛定格三個字就算貓不在場也彷彿有貓。類似這種，都很老練地操作。

張亦絢：這篇的好處是他都透過動作、對話，去把感情表達出來。這是一篇感情層次很複雜、成色很豐富的作品。這一點還蠻重要的，其他寫到歷史的作品會有一點可惜的地方正是在此，應該作者們都是有豐富的情感才會去寫，可是處理歷史的作者似乎較沒意識到把情感豐富帶入小說的重要性。如果以這篇來

講，他個人的東西處理得比較好，去跟其他篇做比較的話，會有這樣的現象。

黃錦樹：對，這篇當然很個人，如果跟〈病族缸〉比就是，他們都用一個外在的東西去寫、去投射他的情感，而不是用喃喃自語的方式。其實在某些敘事的瞬間會提到，比如說：「我幾乎沒有童年的記憶」類似這種，把整個過去留白，反而跟他鬼混的朋友有過去，在有過去跟沒有過去之間，到底是有還是沒有？會不會是他太傷心了，反而什麼都想不起來？這些都很值得思考。也包括小說提到：「這裡是動物園，不是馬戲團。」都有很豐富的語言；或是提到動物的標本：「小雞的胚胎泡進福馬林，標上五天、十天、十五天的標籤。」那整段，非常精彩，「從蝌蚪般的受精卵逐漸變成一個完整的形狀，然後就這麼永遠停住。」這真的很駱以軍喔？這樣一個狀態其實也是在講自己，他的情感變成標本。其他的種種細節，幾乎可以寫出一篇評論了，蠻好的，很老練的作品，就技術層面好、不就技術層面也好，然後跟其他兩篇都可以對比，跟〈鬼〉經歷的童年，或〈病族缸〉裡對病的處理，這篇當然也是寫一種病，都可以對比。

### 【三票作品討論】

#### 〈姜〉

鄭穎：我很喜歡的小說類型是那種，當中還有懸疑，好像他就會帶著我們很自然而然地往前，會有投入感。那這篇就很徹頭徹尾，懸疑在於：她為什麼不回去？在前面的時候，懸疑都還沒有真正的出現，要到小說的中間才出現。而懸疑又不斷被加進來，比如先生家族間的那些女性，好像又加入了她們的懸疑，到最後讀者知道：原來是因為這樣的一個男性。

甚至作者把很多被性侵者、被可能性侵者的心理描述都寫得好。當中又有一組對照組是：廚房之外、坐在客廳的那些男性角色，那種好像，完全是另外一個世界，所以連帶著，她的先生從頭到尾也是這樣，彷彿隔著觀景窗的、置身事外的那樣一個角色。這篇會讓我想到像張愛玲的，彷彿家族的詛語，或者某種，「不是我、那我就事不關己」的那種家族感。到底什麼叫家族？難道不是某種保護、避免傷害、提供安全的存在才是家嗎？怎麼好像在過程中，大家形成了某種的自我保護，還把彼此的情感往外推了。所以這篇我很喜歡。

張亦絢：這篇是一個難度很高的作品，作者寫的這個問題是，家族中婆婆的兄弟是性侵慣犯，然後這個女生，像鄭老師剛剛講的，在一開始是有要主張自己的權利，就是她不要回去，因為之前應該發生了侵犯。那這篇其實有非常尖銳跟特別的一點，是寫到後來，有一個像是共謀的轉變。這個共謀的轉變，以整篇來講，也有跡可循，因為她認為她不要被侵犯的這件事，其實是一直被其他人、用其他的語言否定，所以她從頭到尾就沒有語言；然後其他有意識到這件事的人，如果不是在保護這位廣義亂倫者，就是喝酒喝得昏昏沈沈的人。所以最後她會喝酒，因為她先生好像也裝作這件事不存在，或者說迴避這件事，不然的話，不至於會說承諾什麼時候要走，這種程度的事情就還是放她鴿子。

我對這篇的批評就是說，從轉到共謀的那邊，其實可以做更多的處理。除此之外，作者可以處理複雜度這麼高的主題，我其實相當相當肯定。其實他寫

了很多很難寫的東西，包括「萎」，這個東西通常我們是在講男人，一旦性無能就會用刀片去殺人這一類的問題，這是文化裡常有的意象，但這篇它將此賦予了另一性別，就有些新意。在這篇作品裡，也是用了很父權的語言去說話，像是覺得自己是花朵啦、被摘了啦，可是其實敘事是一步一步暴露了她怎麼也沒有了性能力。她本來想說共謀嘛，那我也變成一個蕩婦好了，有這樣一個過程，可是最後，舅公其實還是讓她知道：你不是跟我平等的蕩婦喔，這件事如果揭露出來，是你的羞恥不是我的羞恥喔。

這些東西其實每個點都非常棒，但我有點擔憂，這些點串起來，看來好像是自然的，可是小說是在處理一個沒有權力的問題，沒有權力被自然化，比如說女生都是在廚房，這部份在技巧上，與自然化沒有拉出一點反思距離，是有點遺憾的。但我們可以說，這篇的強暴是更廣義的，是：你的意願就是不被尊重的，你就是比較次等的。我覺得作者處理的是相當難的東西，我相當肯定。

黃錦樹：我沒有特別的意見，這篇我其實看了好幾遍，剛開始不太確定在寫什麼。這位作者在文字功力或各方面都很老練成熟，無論是寫這種感覺，或是用一個限制觀點，然後慢慢一步一步展開，都很到位。比較複雜就是剛剛張老師講到的，她在裡面到底扮演一個怎麼樣的角色？包括她的先生，這種事情到底是人盡皆知的，家族醜事大家當然都會知道，所以她先生在當中的態度到底是怎麼樣？她說不想回去那邊的拉扯，會不會有一點太快妥協了？這種事很令人怨怒，所以好像可以更加堅持，當然更加堅持就不會有後面的故事了。剛剛張老師講的共謀，其實我覺得看起來又不像。

張亦綸：最後的寫法是有種自暴自棄，或者說她在氣她先生，作者沒有寫得很明。或是在壓力下她開始想要喝酒了，其他人都提早開始喝酒，在這樣烏煙瘴氣的家庭裡面，只有她是到比較後來才開始放棄清醒的。

黃錦樹：前面寫到一開始喝的紅酒，有醉意就開始吐了，這顯然不是醉。

張亦綸：這是後面吧。

鄭穎：錦樹提到妥協的部分，其實她有跟先生約定了一個時間就會走，所以她以為可以避開。

張亦綸：沒錯。我覺得這個非常典型，因為有很多所謂的受害者，都不會說：「我不想要被侵犯。」而是會說：「我不要去上游泳課」或是「我不要去彈鋼琴」，加上這個是在家庭裡面的東西，所以這篇的難度是說，如果不是用很晦澀的方式寫的話，就寫不出來，一定有一個很晦澀的部分。因為這是很難以啟齒的東西，所以必須要保留一定的晦澀，但又要把事情講清楚，這個兩難作者有做到，蠻難得的。

### 【小說組最終評審結果】

（第二輪投票分數統計：〈鬼〉17分，〈遠方的熊〉14分，〈萎〉11分，〈病族缸〉8分，〈你的房間〉6分，〈鯉魚〉4分，〈祖母〉2分，〈拜天公〉1分）

依據總分，小說組名次原為：首獎〈鬼〉，貳獎〈遠方的熊〉，參獎〈姜〉，佳作〈病族缸〉、〈你的房間〉、〈鯉魚〉，後因〈病族缸〉作者主動申報違規疑慮，經本委員會與本組評審查證與評估：該作品雖未明確違反創作倫理，然有違反簡章辦法之嫌，決議依本屆簡章參賽規範第三條及第五條撤銷其得獎資格，並由本組決審委員議決遞補作品，最終名次為：

首獎：〈鬼〉

貳獎：〈遠方的熊〉

參獎：〈姜〉

佳作：〈你的房間〉、〈鯉魚〉、〈拜天公〉